执行主编：刘琳佳 责任编辑：刘雪娇 电话：(0451)84612187 E-mail:lnliuxuejiao@163.com

一方老戏场 装满少年欢喜

旧影重现

小时候，乡村还没有通上电，一到晚上，村里就一片黑灯瞎火。家家户户的桌子上只有一盏昏暗的小油灯在照亮。乡村的文化生活极其贫乏，偶尔看一场戏，成为人们最大的奢望，戏场也成为那个时代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戏剧给人们带来无可替代的精神享受，伴随我度过了难忘的少年时光。



戏班下村演戏的时候不是太多，绝大多数是因为有了红白喜事，主家才会请戏班来村里唱戏，短则一天，长则三天。每到村里有戏的时候，只要消息一传出来，我就会兴高采烈地奔走相告，唯恐别人不知道。如果天气晴好，戏班就会在村子里比较空旷的地方，搭上一个简陋的台子唱戏；遇到冷天或者雨雪天，就会在大队部的大会议室里唱戏。由于地方受限，没有办法搭台子，便在平地上唱戏。唱戏的那天下午，我总是会催促着母亲早点做晚饭，三下五除二地吃完饭，就带上小板凳，奔向戏场，抢占有利地形。也有人比我还要早地把凳子摆放在了那里，以抢占最佳位置。看戏，我喜欢坐在最前面，没有人遮挡视线，看得清楚。

最激动人心的时刻，是戏台上幕布拉开的时刻。幕布一拉开，热闹的场地上才瞬间安静下来。戏台上的一个又一个的故事，精彩地演绎起来，戏台下的我，全神贯注地瞪着眼睛看着，眼睛与心，皆被戏台上的一举一动所牵引。戏里，才子佳人历尽磨难终成眷属，无不叫我为之揪心和激动，有时还会情不自禁地留下感动的眼泪。看到幽默滑稽的地方，大人孩子就毫无顾忌地哈哈大笑，气氛活跃而轻松；看到悲伤之处，偶尔能听到心怀仁慈的女人们轻轻哭泣的声音，拿着手帕抹眼泪的情景；看到坏蛋欺负穷人的场景，大家便不由自主地发出一阵叫骂声……

这时候，我会听到有的人在说：“台上演戏的都是疯子，台下看戏的都是傻子。”这就是戏剧的魅力，无论是纪实的还是虚构的，戏剧的场面和情节一下子把人们的视野拓宽拉远，把人们的心紧紧地揪到了一起，自己的情绪也作一次短暂的释放，枯燥的乡村生活便有了些许色彩。

那时，大多演的是古装戏，偶尔也演现代戏。不管是什么戏，我都爱看。特别是演抗战戏的时候，每当看到解放军向敌人冲锋时，我就会大喊：“冲啊！冲啊！”恨不得跳到舞台上去帮忙。

姥姥家离我们家有5公里路，每次听到姥姥村里有戏的消息，我就会步行前去观看。路上，我一边走，一边哼：“拉大锯，扯大锯，姥姥门前唱大戏。接闺女，请女婿，小外孙子也要去。”不知不觉，就到了姥姥家。到姥姥村里看戏，成为我少年时代非常开心快乐的一件事。

父亲知道我爱看戏，只要是不到学校上课，就会领着我去庙会上看戏。

记得有一次，父亲领着我去赶庙会，观看了一场山东吕剧古装戏《锄美案》。当看到包拯执法严峻，不畏权贵，为民做主，怒铡陈世美时，我高兴地手舞足蹈起来。返回的路上，我天真地对父亲说：“爹，长大了，我也想做官，做一个包公式的大清官！”父亲摸了摸我的头，笑着说：“好孩子，有志气。”

看戏过程中，我被剧情深深熏陶，在思想和行为上发生了许多改变。一方老戏场，装满少年欢喜，成为我人生征途中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。

［山西·临汾］ 王友明

石磙上的童年印记

提起石磙，经历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乡村生活的人，大抵都不陌生。那是农人碾场压基的“重器”，笨重而粗糙。如今推土机、碾压机早已取代了它，这老物件在视野里消失了几十年，却在我记忆深处，留下了一道带着痛感的印记。

记忆里的晒谷坪宽阔平坦，全靠石磙一遍遍碾出来。老牛套着木架，拉着巨大的石磙“叽呀叽呀”地转圈，扬起阵阵泥土灰。大人们举着鞭子吆喝，那是农耕岁月里最寻常的乐章。而对我这个满心好奇的孩童来说，静止的石磙就像一座小山，充满了诱惑。

那日散学早，夕阳斜照，晒谷坪上还留着白日里的暖意。我邀了几个伙伴疯玩，见那石磙孤零零摆在坪上，便起了玩心。我提议玩“耕田”，叫一个瘦小的伙伴大壮坐在石磙上，权当“车夫”，又喊另两个伙伴背着假想的牛轭，学着老牛的模样在前头拉。我们喊着号子，前拉后推，石磙竟真的滚滚向前，大壮坐在上面乐得手舞足蹈。

玩兴正浓时，我们想来个“急转弯”。前头的小伙伴猛一使力，石磙笨重地偏了向。谁料，坐在上面的“车夫”大壮没抓稳，脚一滑垂了下来。我们还在嘻哈，只听“哎哟”一声惨叫，石磙边缘生生碾过了他的脚背！大壮痛得哇哇大哭，脸色煞白，我们几个顿时吓懵了，呆立当场。

不久，大壮的父亲气冲冲找上门。父亲听罢，脸色铁青。他向来严厉，二话不说抄起门后的竹条，狠狠抽了我一顿，又罚我跪在搓衣板上几个时辰。那晚，我流着泪认错，膝盖的刺痛与心里的委屈交织，让我真正懂得了“顽皮需付代价”，也记住了伤人之痛。

一晃四十多载，光阴如箭。如今回乡，公路房屋皆由机械筑就，再无牛拉石磙的“叽呀”声，也无打碾的劳动号子。石磙早已滚入历史的尘埃，可每当我忆起，那晒谷坪上的嬉闹、那声痛哭、那顿竹条，都化作沧桑感慨，沉沉地压在心头。

[湖南·南县] 陈青延

“火车道”记忆

我的老家是永利二队，大伙都叫刘黑鼻子屯。屯南边有条老路基，村里人都喊它“火车道”。这高高的土坝，从来没跑过火车。它是日本投降前赶着修的铁路，没等铺铁轨，工程就扔下了。东边通青冈中和镇，西边连安达任民镇，就这么撂在松嫩平原的黑土地上。

路基全是人一锹一锹夯出来的厚土高台，南北两边那两道深壕沟，就是当年挖土留下的大坑。这条半截子铁道，成了我们小时候最主要的玩处。

那时候一年四季，我们都泡在路基和南北壕沟里找乐子。

春天化冻之后，壕沟里积下一洼一洼清水，野鸟总过来喝水。我们经常在水边支上夹子打鸟，趴在草棵子里一动不敢动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刚返青的小草冒出头，四下静悄悄的。常常蹲半天，啥鸟也没逮着，可就愿意在那等着，心里一直惦记。

夏天壕沟帮儿长满野草，雨水把壕壁冲出一道道土印子，沟底小水坑长青苔。我们在土坡上跑上跑下，钻进草棵逮蚂蚱、捉蝈蝈，随手揪几朵野花。晌午太阳毒，就蹲在壕沟背阴的土坎歇着，听蛤蟆、蛐蛐叫唤。大太阳晒着土路基，热烘烘的，到处都是我们这帮孩子吵吵闹闹的声音。

秋天庄稼收割完，地里一下子敞亮了。壕坡上的草全都干了，一片焦黄。秋风一吹，我们沿着沟边追着跑、捉迷藏，蹲在沟沿看大雁排着队往南边飞。跑累了，就坐在壕坑帮儿，望着这条一眼望不到头的老火车道。

等到冬天大雪下来，路基、壕沟全都埋在白雪底下。我们拉着雪爬犁跑到壕坑边，顺着壕帮打出溜滑。爬犁“嗖”地往下滑，冷风刮脸，冻得生疼，可玩着特别过瘾。有的干脆不用爬犁，直接踩雪在坡上滑。白茫茫一片，四下安安静静，就听见孩子们的笑声，还有爬犁蹭雪的哗啦声，在壕沟里来回响。

荒草年年长，年年枯。这条从没跑过火车的土道，是留在黑土地上的一段旧事，也是我们永利二队这帮孩子忘不掉的童年。 [黑龙江·安达] 张林

承印单位：黑龙江龙江传媒有限责任公司、经济日报印刷厂、广州蓝海印刷有限公司、河北报业传媒集团印务有限公司、河南省邮电科技有限公司、山东大众华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、西安蓝星新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、江苏鸿兴达邮政印务有限公司